

为了活跃文化气氛,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全县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县里准备搞一场钓鱼比赛,每个乡镇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接到上级通知,曹耀华在脑子里开始过电影般把机关和各村能叫上名字的人齐齐筛了一遍,虽然有不少钓鱼爱好者,但是仅仅参加比赛可以,想拿冠军,没谱。城关镇是本县第一镇,自己更是本县最年轻的镇长,如果拿不下冠军奖杯,太丢人。

突然,曹耀华想起了一个人。说实话,这是一个曹耀华平时最看不起的人,名曰林二,人如其名,平淡无奇,是城关镇范村村民,平时除了伺候好庄稼地,见了人很拘谨,说不出话,很窝囊,要不是因为父亲曹振国喜欢他,自己才不会搭理他呢。原因就在于老爷子退休后喜欢钓鱼,而这个林二恰恰是方圆百里公认的“神钓手”。据说,他自制了一种鱼饵,哪怕河里只有一条鱼,也会被他钓上来。为此,曹耀华也就常常听父亲提起这个林二。

……

比赛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赛场设在县峨嵋公园精养鱼池。比赛开始后,林二是城关镇代表,再加上“神钓手”名声在外,电视台记者一直把摄像头对着他。林二如往日

一般慢吞吞地把鱼竿缓缓放入水中,打开自带的折叠小椅子,静静地坐着,慢慢地等待鱼儿上钩。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有不少选手已经钓到鱼了,身边不断响起的欢呼声让林二担心了起来。他扭头看了看身后,这才发现原先围着自己的人都不见了,再仔细看了看自己钓竿上的浮子,仍然一动不动,便站起身收了钓鱼竿,把线和钩都检查了一遍,然后换了鱼饵,重新将钓鱼竿伸到水中。过了一会儿,情况仍无起色,林二心里开始发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儿。一早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林二一无所获,这是他二十年钓鱼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曹耀华担心林二是因为紧张,中午在全福大酒店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为了让林二吃好喝好,放松放松,下午好好发挥,他叫来乡镇几名干部,还有陪同林二来的

·小说·

秘密

◆杨闪洁

菜品丰盛,酒是好酒,林二却无心吃喝,只是闷闷地看着大家吃。看了一会儿,他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扭头向旁边的村民嘀咕了一句。

下午,林二再次投入到比赛中,一改早上的颓废,钓起鱼来犹如神助。每次钓竿一进水,不多会浮子就会动起来。一提竿,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就会跃出水面。下午的赛场活脱脱变成了林二一个人的“秀场”。电视台的记者重新回到了他身边,一下午摄像头都对着他,甚至有其他选手也停了竿看他表演,林二左一条鱼,右一条鱼,就像变魔术似的把桶里装得满满的。

林二毫无悬念地获得了钓鱼大赛冠军。庆功宴还是那家酒店,原班人马作陪。因为比赛拿了冠军,林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加上中午心中压着事,也没吃好,确实

两名村民,一起作陪。曹耀华端起酒杯说道:“老林,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还有下午呢,大家相信你,别紧张。来吧,喝酒!”

也饿了,便放开吃喝了。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微醉,便借着酒劲儿,让林二说出秘诀。

林二红着脸,说话也不再腼腆:“我上午用错了鱼饵,精养池子里的鱼不爱吃,那些鱼饵只适合钓河里的鱼。”

“不都是鱼吗?不同的鱼还会挑不同的食?”

“当然啦!河里的鱼没人喂养,都喜欢荤食;精养鱼池里的鱼精心饲养,平时荤的吃太多,喜欢素食。”林二慢悠悠地说道,“我平时做的鱼饵,最后都在里边专门加上蚯蚓碎,下午鱼饵我换成了从家里取来的半成品,里边没有蚯蚓碎。”

“长见识,长见识!”曹耀华竖起大拇指,好像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怎么过了中午你就想明白了?”

林二憋着个大红脸,支支吾吾地不肯说。

曹耀华板起脸:“怎么?跟我还保密啊!”

林二红着脸附到曹耀华的耳根悄悄地说:“中午在饭桌上,我见他俩专吃荤菜,而你们却专吃青菜……”

·乔中岳系列散文之二·

寄养

我是生下来七个月被抱到乔家的。

那时候,城里王家人都逃难在外,人去房空。爷爷带着我们母子三人,从运城回到绛县后,由于长途跋涉的劳累,身体都非常虚弱。没过几天,母亲就染病在身,卧床不起,怀中的我瘦得不成人样。后来,爷爷也患上疾病,整日呻吟不止,被尧寓村的外甥接去奉养,最后去世在尧寓。

家里就十岁的二哥陈立,守在母亲身旁。他一会儿看看削瘦痛苦的母亲,一会儿抱抱哇哇直哭的我,急得直跺脚。聪明睿智的二哥虽然年幼,但已感觉到眼前的困境,如果不尽快把我送给别人,母亲和我都可能死去。于是,二哥想到了曾经留宿的乔家,并托人捎信给他们。接信后的养父养母当即准备了些米面粮油和婴儿急需用品,坐车从横水镇赶往县城。他们的诚意感动了我的生母,没过几天,我便被

抱到横水粮食园。

面对嗷嗷待哺急需营养补给的我,养父母深深地知道,给我找个奶妈是当务之急,便四处托人,到处打听,凡到粮食园的商客无一错过。

一日清晨,有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农民来到粮食园,跟养父母说,他是孔家庄人,村里有一户拓姓人家,三个孩子,老两口勤恳节俭、温和善良,都是老实人。前些时间,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没过满月便夭折了,现在正值旺奶期。真是天赐良机呀,还未等人把话说完,养父母便急不可待地说:“老乡,你帮了我大忙了,真是我的大恩人,马上告诉他家人,我们随后就到!”接着,养父母喊来管家,取了二斤点心,盛了一袋麦子,无限感激地送走了来人。

那天下午,养母一人骑着白马来到了孔家庄。经中间人说和,养父母除了提供我的衣物外,每个月要给拓家送四斗麦子。这一条件虽有些偏高,但养

母看拓家住舍简陋、家境困窘,便畅快地答应了。从此,孔家庄人常说,老拓家抱了个“粮娃娃”,攀上粮食园的主儿,今后的日子可要好过了。

每到月初,养母总是骑着大马驮着粮食,去孔家庄看望我。她英姿飒爽地通过孔家庄城门,与坐在城下的熟人打着招呼,引来不少赞叹议论之声。

我的乳母个子不高,慈眉善目,慢声细语,和蔼可亲,踩着一双“三寸金莲”,虽行走缓慢但很硬朗。养母说,我的乳母确实好脾气,在给我哺乳期间,她从未听过、也未见到其对我厉声高语过。

在我被抱进拓家不到一年的时间,乳母就已怀孕两个月了,此后奶渐渐地少了,再后来就断了奶。我经常含着没有乳汁的奶头大哭一阵子,后来慢慢地也就适应了。乳母心里清楚,如果没奶的消息传出去,养母就要抱走我这个“粮娃娃”,全家就会失去靠山的。为此,乳母就尽量掩饰肚子的凸起,就连她的孩子们也不知道断奶的事。遮遮掩掩地持续了几个月后,养母终于在一次探望时发现了破绽。

那次养母来到拓家时,我正在院里桑树下拉屎,边拉边捡着落下来的桑葚,拉出的屎全是黑的。

乳母的女儿“留女”姐,比我大两三岁,我的行动上基本上由她决定,当时也在树下捡桑葚吃,养母说我的脸像花猫似的又黑又瘦。当养母走进屋里时,迎面便看到面案上放着高粮面馍和高粱面花花卷子,许多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无法掩饰大肚子的乳母看到我的养母来了,慌忙说:“你来啦!快坐下。”养母环视了一下屋里,除了土炕外,没有一处能坐的地方。乳母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晕,不知所措。养母对看到的一切大吃一惊,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只是沉着脸说:“你给孩子准备一下,我要将孩子带回去住一段时间。”

得知养母要带我走,我一下扑到乳母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放手,留女姐也护着我不让离开。养母毫不顾及乳母抹着泪的再三挽留,还有那哭喊着的留女姐,抱着我上了马。坐在养母怀里的我,不时地向后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留女姐!我要留女姐……”乳母说,那喊声让人撕心裂肺,但养母毅然决然地骑着马走了,那年我近两岁。

我在乳母家生活了一年又四个月,便被养母抱回了乔堡自己家,由养父母亲自抚养。

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报乳母之恩,每逢年节,我总会前去探望,其间还为乳父着孝送终,为乳母庆祝寿诞;工作后,凡与乳母见面或探亲时,总免不了给些零花钱。

立春

◆三墨

又一个轮回
已经又一个轮回
找不到出口
仿佛已看到结局
不应该你情我愿吗
不应该一往直前吗

花草不这么认为
我只是小歇了一下
抑或抑郁了一个冬天

我知道我会好起来
你看那不折不扣的芽孢儿

忽然明白,不该较真的季节
不论生与死
世界都该感冒一次
才能感知自己的抵抗力
就像你必须被忽略一下
才知道爱得有多深
爱,是不是又被轮回

